

# 摊贩收“管理费”

本报记者拍摄取证时遭不明身份男子围殴



姜山明光北路“摊贩一条街”。

## D 为什么不报警?“拖家带口的,怕遭报复啊”

在距离奥克斯空调厂区不远处的鑫峰塑胶厂门口,10家流动摊位一字排开。靠近大门口左侧,是一家经营炒面的摊位,占了比其他摊贩更多的位置,摊主是一名看起来五十岁外的男子。

不远处是一名小贩郭荣。据郭荣讲,这里的“管理费”也是从2016年春节后开始收的,大门口做炒面生意的老头就是组织者,雇了绰号为“大龙”和“二龙”的兄弟俩收钱,每月24日或25日定期来收取。

“大龙和二龙是兄弟俩,其中一人的老婆就在这里摆

摊做凉皮生意。原先每个摊位一个月要交900元,5月份后涨到1100元。每次大龙都会打电话指定一个摊主向所有人收钱,钱收集起来后,对方要么开车,要么骑摩托车过来拿,前后不超过5分钟,平时从不会来这里。我们的电话他都知道。那个卖凉皮的女人同时负责‘望风’,看有没有新的摊贩到这边来。

现在外人不能来这里做生意,只有我们10家。如若有陌生小贩过来,她会及时通风报信,大龙他们会过来驱赶。”郭荣说。

另一名摊贩说,鑫峰塑

胶厂门口的商贩,大多来宁波已有5年以上,都是熟面孔。“起初交钱时,大家都很不情愿,但看到那些纹身男恶狠狠盯着你,担心被打,不得不交。”摊贩说,“如果不交钱,他们前一天会威胁,第二天便会有另外的一帮人对摊位进行打砸。一个老乡因为没交钱就被打了,后来也不敢在这儿摆摊,回老家去了。

“为什么不报警?”记者问。

摊贩说,他们长期在这一带游走,很多人都是拖家带口的,依靠这个收入养家糊口。他们都担心报警后会遭到对方报复,所以对收“管理费”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只为求一个平安。

## E 记者摆摊遭遇强行收费

为了证实摊贩们的说法,记者决定摆摊取证。

在奥克斯宿舍管理处打探时,听说记者想摆摊,两名保安笑了笑,其中一人说:“门前不能摆,要摆就去马路对面,他们会来收钱的。”当记者询问谁来收、凭什么收时,保安说,“不是我们,我们不管,你摆着试试吧。”

9月21日下午4点,记者带着一些杂货,来到这里摆摊叫

卖。记者刚把摊位放在那家卤味熟食摊的旁边没多久,一名胳膊上满是纹身的男子骑着三轮车,径直冲到记者的摊位面前来,恶狠狠地说“走开!”

记者满脸堆笑,向其讨好,说在这里就摆几天。

“摆几天也不行,这个摊位人家租下来了。”

“交钱也不行吗”记者问。

“不行,你快到别的地方去,你卖的东西人家超市里都有,就算交钱也不让你摆。”

“我换到马路对面行吗?”

“不行!这条街上都不能摆。”纹身男说。

“大哥,通融一下,我多交点,就摆一个月。”记者试着协商。

“你准备交多少?1000元吗?得了吧,你那破玩意儿能赚几个钱?全部卖掉也不够

交。”纹身男露出嘲讽的表情,“你赶快去别的地方吧,大家都做点小生意,不容易。我好心提醒你,等一会人家过来揍你,别怪我没告诉你。”

看着这个位置不能继续摆下去,记者便把摊位挪到马路对面。晚上6点左右,天色已暗,昏黄的路灯亮起。一名穿灰色夹克,个头中等,短发圆脸,体态微胖的男子走到记者摊位边来,边走边问:“你是新来的啊?这里我们都租下来了,要交钱的。”

“我知道,我就一辆三轮车,要交多少?”记者回答。

“最低500元,你看十字路口的那些都1000元。”夹克男语气坚决,不容商量。

经过记者一番软磨硬泡,价格总算协商到300元一个月。正当记者准备掏钱给对方时,夹克男说:“你准备要摆到哪儿呢?先找个位置定下来再交钱也不迟。”说话间,该男子突然转身,一个箭步冲到马路对面,抡开膀子就向本报摄影记者脸上砸去——他发现了另一名与记者配合进行暗访的本报摄影记者正在用手机偷拍。

### 市二院近期有两场公益活动

#### 本周日举办“华美支架人生俱乐部”活动

宁波市第二医院“华美支架人生俱乐部”将于9月25日上午8:30-11:00举办公益宣教活动。主要针对对象为冠心病支架术后病人,尤其是心梗支架术后病人。内容主要有:冠心病健康知识讲座《冠心病的基础知识和康复预防》,关节活动操,冠心病保健知识大奖赛,运动体验等。地点在市二院心血管康复中心鼓楼分中心(鼓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楼会议室)

#### 下周三将举办红斑狼疮健康讲座

为了加强患者及家属对红斑狼疮的科学认识和正确保健,市二院风湿免疫科黄娴倩医师和陈勇主任医师将在9月28日(周三)下午2:30举办关于红斑狼疮的诊治与保健的知识讲座,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专科护理人员将为患者介绍有关红斑狼疮皮肤护理的相关知识。地点在宁波市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病房(6号楼17楼)。

## 摄影记者拍照遭围殴

夹克男发现摄影记者拍照后,手指摄影记者大骂道:“你\*\*的拍啥玩意儿?拍啥哪?来我看看!”话音未落,又一拳击中了记者的眉骨。

记者护住手机搪塞道:“没拍啥!”

“没拍啥你\*\*让我看!”夹克男甩开巴掌,扇了记者两个耳光。眨眼间,记者身旁冒出四五六名操着东北口音的男子,将记者推入路旁的大排档。夹克男持续掌掴记者,记者退后两步,又被身旁的同伙推搡到夹克男身边。

就这样打了十几下后,夹克男找了把凳子,将记者按在凳子上继续问道:“你干啥玩意儿?”

“随便拍着玩的。”

“随便拍着玩儿你就拍我啊?”一个耳光又落在记者脸上。

“我和那位大哥说过了,他同意的,我交钱在这个位置摆。”此时那名夹克男正在马路对面打电话,记者一一给这几名男子解释。

“谁让你拍这玩意儿的?你是城管吗?”

“不,我只是附近工厂里上班的。”记者指着自己身上的附近工厂的工作服。在做此次调查之前,记者就曾担心身份暴露,所以预先买了几件工作服做掩护。

“工厂上班你\*\*的当卧底啊?”

“哪有卧底拿手机拍照的啊?”记者回答道。

夹克男将记者的手机夺了过去,查看记者拍摄的照片。

“来来来,都给我删干净了!”又将手机扔还给记者。看记者删得比较慢,该男子又扇过来一个

耳光,催促快点删。

“删了?”

“删了。”记者回答道。

“你第一天出来混啊?你这么爱拍要不要我带你回宁波(市区)拍?弄死你!”夹克男问。

“不要了。”记者说。

“告诉你,这条马路就是我管的,我看你是会武术还是会飞?会吗?啊?”夹克男问。

“不会。”记者回答。

“还敢不敢拍了?还敢不敢?”夹克男一把揪住记者头发又开始发飙。

“不敢了。”记者小声回答。

“滚吧!”夹克男转身离开。

“这里不准摆摊,快给我滚!”随后这几名男子向摆摊记者吼道。

“我和那位大哥说过了,他同意的,我交钱在这个位置摆。”此时那名夹克男正在马路对面打电话,记者一一给这几名男子解释。

“他同意你摆就行。”看得出来,刚才和记者谈价格并殴打本报摄影记者的男子是他们的“大哥”。

夹克男打完电话,再次来到记者摊位前,接过300元钱后强调说:“就这辆三轮车上摆货,不能扩大摊位。”说完,这伙人簇拥着夹克男向那家超市走去。

回到报社后,被打记者感觉眉骨疼痛、耳根部咬合疼痛。当晚9点多到第一医院就诊,急诊医生诊断为左侧颞下额关节软组织挫伤。

(文中杨福林、卢美京、郭荣均为化名)